

《金匱要略》注家沿革与学派探讨

王新佩 王庆国

(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)

关键词:金匱要略;注家;沿革;学派

中图分类号:R222

作为仲景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治疗杂病的专著《金匱要略》一书,系北宋年间林亿等据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残存书籍中发现的《伤寒杂病论》的节略本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整理而成。在此之前,《金匱要略》的内容多散见于《脉经》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医籍中,而关于此书校注发挥的研究专著,元末以前尚不多见。但此书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影响极为深远,诚如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的朱丹溪所言:“仲景诸方,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。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,必于是而取则焉。”故自明朝以降,研究者渐众,据不完全统计,至民国时期《金匱要略》注本就有百余种,较常用的约40余家。这些著作皆学验两丰的饱学之士所作,颇具代表性,更有益于后学。建国以后,研究《金匱要略》的学潮再起,可谓百家争鸣。总之,《金匱要略》的整理与研究虽起步较晚,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历程和成果相比,也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学派。

1 历代研究沿革

1.1 唐以前的搜集阶段

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,据载十卷论伤寒,六卷论杂病。由于战乱灾伤使该书散佚不全,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十卷整理校订成册,名为《伤寒论》。而杂病六卷据北宋林亿载:“今世但传《伤寒论》十卷,杂病未见其书,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。”可见北宋以前诸医家似有未窥《伤寒杂病论》全貌者,以致未能广泛流行于世。

但在这一时期,医家们却一直在苦苦寻觅,广泛搜集仲景论治杂病的资料,并编撰于自己的著作之中,以致这部分内容在医家著述中得以保存流传,为后世的整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如王叔和的《脉经》,乃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,其序云:“今撰集岐伯以来,逮于华佗,经论要诀,合为十卷。百病根

源,各以类例相从;声色证候,靡不赅备。其王、阮、傅、戴、吴、葛、吕、张,所传异同,咸悉载录。”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,分门别类,不仅使脉学理论得以保留弘扬,部分《金匱要略》的宝贵内容(如卷八、卷九等)也得以幸存流传,为后世研究仲景学术留下了珍贵的文献。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、隋代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中亦散在记载了《金匱要略》的部分条文,成为后世校勘《金匱要略》的重要参考著作。隋唐之际大医孙思邈著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,虽叹“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”,而是书所载《金匱要略》的部分内容,亦是勘证《金匱要略》和研究仲景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。唐代王焘广搜古方书五六十家,以及当时方书数千卷,“损众贤之砂砾,掇群才之翠羽”著成《外台秘要》四十卷,不仅为历代医家所推崇,所录载仲景诸方亦为后世整理和研究《伤寒杂病论》所重视。

总之,这一时期,难得完整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学者们只能寻觅搜辑,管窥己见,以致仲景学术的研究发展缓慢。

1.2 宋明时期的整理阶段

北宋时期,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了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节略本——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三卷。“上则辨伤寒,中则论杂病,下则载其方,并疗妇人,乃录而传之士流,才数家耳。尝以对方证对者,施之于人,其效若神。然而或有证而无方,或有方而无证,救疾治病其有未备”(《金匱要略方论》序)。由此可知这是一个有残缺的传抄本,需要整理编撰以广其传。北宋仁宗年间,诏令设立校正医书局,整理刊印重要的医学典籍,高保衡、孙奇、林亿等,在校定《伤寒论》《金匱玉函经》后,“今又校成此书,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,使仓卒之际,便于检用也。又采散在诸家之方,附于逐篇之末,以广其法。以其伤寒文多节

王新佩,男,硕士,教授,主任医师,硕士生导师

略,故断自杂病以下,终于饮食禁忌,凡 25 篇,除重复合 262 方,勒成上、中、下三卷,依旧名曰《金匱方论》”。经过林亿、孙奇等整理研究和校订,《金匱要略方论》遂成定本,得以流传后世。

明赵以德首注《金匱要略》,名《金匱方论衍义》,对仲景杂病的概念、病因、病机、理法、方药等多所阐述,周扬俊赞为“理明学博,意周虑审”,于仲景杂病多所发明,惜明以前未见梓行。

《金匱要略》的流传,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理论尤其是临床医学理论的发展,出现了医学理论百花齐放的盛况。医家们在深入研究仲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,不断发挥补充,“金元四大家”应运而生。正如《医宗金鉴》所说:“先自张机书起,盖以前之书,皆有法无方,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创立方法格式,始有法有方,诚医宗之正派,启万世之法程,实医门之圣书也。”朱丹溪誉之曰:“圆机活法,《内经》具举,与经意合者,仲景书也。”吴考槃亦认为:“刘完素主寒凉,即以白虎、梔豉法修饰;张子和主攻下,即以陷胸、十枣诸方化裁;东垣主温补,即以理中、建中之旨运用;朱丹溪主养阴,即以复脉、竹叶方剂变通。”由此可见,在仲景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,中医学术在这一时期,发展迅速,名家辈出。

1.3 清代民国时期的发展阶段

清以后《金匱要略》注家迭起,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就有徐彬的《金匱要略论注》、李杲的《金匱要略广注》、周扬俊的《金匱玉函经二注》、沈明宗的《金匱要略编注》、魏荔彤的《金匱要略方论本义》、尤怡的《金匱要略心典》等约 140 余种。有以经解经者,有以校勘集注为主者,有以方论为纲者,有编撰歌括以便记诵者,有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合编发挥者,更有中西汇通以期互补者。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,逐步形成了不同学派,推动了仲景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。

这一时期,《金匱要略》的研究工作可谓异彩纷呈,涌现了许多注解《金匱要略》的优秀作品。尤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,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强烈冲击着中医的主导地位。中医要想发展和前进,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,开创一个中西医学互补共存的局面。诸多医家在继承祖国传统医学的同时,大胆地尝试将西医的理念引入到中医。唐宗海的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、陆渊雷的《金匱要略今释》、余无言的《金匱要略新义》等,就属其中的佼佼者。

1.4 建国以后的繁荣阶段

新中国成立后,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资助下,中医古籍得到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校勘和研究,并

大量的印刷发行,一些孤本、善本中医古籍得以保存和广泛流传,为后学者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。不仅如此,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高等中医院校,招收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外国留学生以及进修生等,为中医医学的发展培养了许多的优秀人才。

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任应秋的《金匱要略语译》、陶葆荪的《金匱要略易解》、谭日强的《金匱要略浅述》、刘渡舟的《金匱要略论解》、何任的《金匱要略校注》等。高等中医院校的规划教材《金匱要略》,至今已翻新到第 7 版。这对我们学习和研究《金匱要略》,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学有着重要意义。

2 研究学派

在学习和研究《金匱要略》的过程中,由于各自的兴趣不同、学习体会不同、研究的切入点不同、方法不同,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学派,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2.1 尊旨医经派

此派学者崇尚经典古籍,尊经思想占据学术主流,着重于挖掘阐释经典本义,研究方法也注重以经释经,即以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之旨阐发求证,间疏以个人及前人见解,使经义明晰。因仲景在其《伤寒杂病论》序文中就明确指出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,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八十一难》”,是以此法可谓寻绎仲景之旨的好方法。如赵以德《金匱方论衍义》“本轩岐诸论,相为映照”,可以引导我们怎样将《黄帝内经》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。徐彬的《金匱要略论注》称《金匱要略》为“后世杂症方书之祖,乃有药味、有方论之《灵》《素》也”。李杲的《金匱要略广注》等,也属其中的代表作。

2.2 错简重订派

因《金匱要略》约成书于公元 3 世纪,年代久远,又经后人传抄整理,已非仲景著作原貌,错谬舛误,在所难免。所以厘定讹误,恢复著作原貌,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。故此派在阐释经义的同时,比较注重对仲景原文的考究,或重新编次,或纠误订正,所改虽有理有据,但以近人之心揣古人之意,难免有错改之疑。如沈明宗就认为:“《金匱要略》首章原概伤寒杂病通部之序例,其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纲领,故立望闻问切,表里阴阳,寒热虚实标本,汗吐下和温之法,悉以阐明,不遗毫末,而叔和复添蛇足,更作序例,瀕举汗吐下诸条。”又如清代医家吴谦,鉴于《金匱要略》原文词精义奥,篇次又繁,不易理解,加之历代对其进行注释的医家多随文附会,难以传信,于是决定对此书进行订正。“其失次者序之,残缺者补之,博采

群书,详加注释,俾二书并行于世,庶后之业医者,不为俗说所误”。吴谦所注《金匱要略》的最大特点在于对那些他认为经文有缺误的,以按语加辩论的形式列于经文之下,并在第二十五卷专列“正误存疑篇”,以备参考。这种敢于质疑经典,纠讹补阙,不拘俗说的态度对于我们学好经典是值得借鉴的,但仍须谨慎处之,以免错改经文,贻害后人。

2.3 辨证论治派

在研究《金匱要略》的过程中,一些学者比较注重《金匱要略》理论的临证运用和疾病的辨证论治,对理论的阐述也比较注重实用的医理和论治疗效。如喻昌对《金匱要略》的注述颇有其特点,论病从临床出发,所论及者皆临床意义较大的病证,加之以自己的临床经验,突出了重点和实用。对仲景文旨的论述和发挥不拘于原文,重在领会其旨,将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仲景的原旨有机的结合起来,互有发明。并汇集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及后世有关医家的论述,务求将所述病证阐述得清晰明了,并以临证治验证之。有的附录医案,以具体说明辨证论治的详过程,即使对原文进行注释,既不随文衍义,也不咬文嚼字,重在阐明仲景之旨和自己的体会及临床实际应用。又如张璐不拘泥于注解仲景原文,而是从临床出发,以病为纲,在汇集前贤的临床经验的同时,阐明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证治等,主次分明,重点突出,使仲景之学更加明晰。犹张氏所言:“务在广搜历览,由博返约。千古名贤至论,统叙一堂;八方风气之疾,汇通一脉。”尤怡、徐灵胎、秦伯未等亦注重辨证论治的研究。

2.4 中西汇通派

由于近代西方医学的冲击,《金匱要略》的注家不无例外也受到了它的影响,试图以西医之理来论解中医,以谋求传统医学的发展和进步。代表医家有唐宗海、陆渊雷、王秉钧、曹家达等。如唐宗海力倡“中西汇通”,著有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等。又如陆氏对肝病传脾的解释是:“是则古医书所谓肝,乃大半指神经,……古医书所谓脾,乃指胃肠之吸收作用也。……故肝病传脾者,乃谓忧愁郁怒足以阻滞消化耳。忧愁郁怒何以能阻滞消化?则交感神经之刺激也。”这种汇通中西的解释,在当时也是一大进步,在维护中医方面,可谓异军突起,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。

2.5 论方析药派

后人以仲景方为“经方”,仲景书为“方书之祖”“医方之经”。是以仲景之制方用药为后世所效法。总计 262 方的《金匱要略》,是人们研究经方的重要著

作之一。其中造诣较深者有王晋三、邹澍等。《绛雪园古方选注》一书乃王晋三的晚年之作,除论述仲景方外,还博采历代名贤方论,分析透彻,切中肯綮,将方中之规,法中之距,刚柔变化,制约之道,都详细地揭示出来。选泽诸方多以类诠释,相互对照而同异分明。如他在防己黄芪汤和防己茯苓汤条下曰:“汉防己,太阳经入里之药,泄腠理,疗风水,通治风湿、皮水二证。《金匱要略》汗出恶风者,佐白术。水气在皮肤中聂聂动者,佐桂枝。一以培土,一以和阳,同治表邪,微分标本。……余治太阳腰酸痛,审证参用两方,如鼓应桴,并识之。”如此条分缕析,方药运用变化更易掌握。又如邹澍作《本经疏证》,他在序言中说:“予治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,用属辞比事法,于不合处求其义之所在,沿郤寻竅,往往于古人见解之外,别有会心。”感仲圣之明德,“爰将仲景所用药百七十味,先究心焉”。此书历时六年,“取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为经,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外台秘要》为纬,交互参证,而组织之,务疏明其所以然之故”。可见本书虽为明《神农本草经》之药性,然于仲景之书亦未尝不究心焉。全书以证候分目,叙述诸证用药及服药宜忌等。凡某证宜用某药,某药适用某病,均以经方之用为准。是书之于研究仲景方药不可不读。如其释芍药条下“故腹中满痛,多用芍药(如腹满篇中大柴胡汤、抵当乌头桂枝等汤是也),心下满痛则在所不用(如胸痹篇之桂枝生姜枳实汤、乌头赤石脂丸、九痛丸等是也)。宜忌之旨,概可见矣”。以《金匱要略》诸方作为药物运用宜忌之准则,将仲景用方之旨发明无遗矣。又如茯苓条下“卒呕吐,心下痞,膈间有水,眩悸者,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。姜能止呕吐,夏能开痞满,而欲其行水,则恐非所擅也。能行水而止眩悸者,其惟茯苓乎?……于此见悸与眩之病根在心已下者,皆为茯苓所宜。又可证茯苓之性为由脾及肺,而《本经》于忧患惊邪恐悸之下,著心下结痛一语,非无故矣”。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中茯苓之用明茯苓之性,更以茯苓之性证仲景之方,参合《神农本草经》,使三者之旨交相辉映,水乳交融,达于极致矣。所以此派学者,注重方证与药物的研究,以方对证,以方测证,随证化裁,药随证转;可谓持简握要,切于临床。

从以上 5 个方面概括《金匱要略》注家对仲景学术的研究和探讨,可能有失偏颇,难尽其全;但本着对前人注释的初步整理、学习、研究和继承的愿望,今略述已见,以期抛砖引玉,敬希同道批评指教。

(收稿日期:2008-09-12)